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八目錄

金獻貞

獻貞元和時官衛尉卿

海東故神行禪師之碑 并序

夫法之體也非名非相則盲聾者莫能觀其趣心之性也若存若亡則童蒙理者焉可測其源故有學無學纔嘗香鉢之飯二乘三乘寧得藥樹之果言禪那者卽末還本之妙門因心階道之元路歸之者銷沙劫之罪念之者獲塵剎之德況乎經年累代積行成功深之又深其極致歟

粤若位登五七聲亘三千紹佛種傳法燈卽我神行禪師受其記焉禪師俗姓金氏東京御里人也級干常勤之子先師安宏之兄曾孫積善薰心曩因感性年方壯室趣於非家奉事運精律師五綴一網苦練二年更聞法朗禪師在蹦踞山傳智慧燈則詣其所頓受奧旨未經七日試問之曲直微言冥應以卽心無心和上歎曰善哉心燈之法盡在於汝矣勤求三歲禪伯登眞慟哭粉身戀慕郁極遂以知生風燭解滅水泡遠涉大陽專求佛慧乘危碧浪不動安心之念對險滄州逾策護戒之情誓願堅固承佛神

威孤帆直指得到彼岸時屬凶荒盜賊亂邊勑諸州府切
令捉搦吏人遇而詰之禪師怡然而對曰貧道生緣海東
因求法而至耳吏不得自放撿繫其身廿有四旬矣於是
同侶俟其無人時說桎梏而息焉僉語之曰汝盍如此耶
答言吁我於往昔造罪業故今見罹苦甘心受之竟不脫
休斯則忍辱納汙之迹和光匿耀之事也事解遂就于志
空和上和上即大照禪師之入室朝夕鑽仰已過三年始
開靈府授以元珠不壞微塵便撮大千經卷非舒方寸遍
遊百億佛剎常游泳於性海之深源恒翺翔乎眞空之幽

際洎於和上欲滅度時灌頂授記曰往欽哉汝今歸本曉悟迷津激揚覺海闕已歸寂應時豁爾得未曾有挑慧燈於虛室凝定水於禪河故遠近見聞尊重瞻仰不可殫載矣然後還到鷄林倡導羣蒙爲道根者誨以看心一言爲熟器者示以方便多門通一代之祕典傳三昧之明燈實可謂佛日再杲自暘谷法雲更起率扶桑設欲括三達畢十方書其迹寫其功庸詎能記一分之德耳所冀道身地久慧命天長於戲能感已盡所應方移此則導師隱顯理必然故生平七十有六大歷十四年十月廿一日終於南

岳斷俗之寺是日也圓穹黮黲三光爲之晦冥方祇振動萬物因兹零落甘泉忽竭魚龍驚躍其中直木先摧猿鳥悲鳴其下於時素緇飲化遐邇同聲或聞異香飛錫空而電奔或覩瑞雲乘杯流而雨驟泣血焚身盡心菲骨殆三紀矣其處則懸崖萬丈流水千尋逃名洗耳之隱居拋世遁迹之幽棲定沼泓澄深藏慧日之光空林蕭索長引禪風之響北倚獨立之高岡西隣三藏之迴谷挂煙月於山頭捐金玉於淵底豈惟地理之崔嵬復乃靈神之洞窟也記云雞足石室摩訶迦葉守法衣待慈氏豈非是歟世世

稱巖今見在茲成蹤自爾其狀如門門闢之期未知幾許
如是聖跡其數孔多難可詳悉耳今我三輪禪師者宿殖
衆妙本有三身心無自性悟不由他同修道業互作師資
於時安禪餘暇熟慮寰中謂言無形之理不建像而莫覩
離言之法非著文以靡傳悲夫慈父懷玉而歸窮子得寶
幾日是以招名匠畫神影造浮圖存舍利燒戒香洒定水
致懇惻於先聖將龜鏡於季葉焉有若大隱明朝之賢棲
心道境之士策念菩提之貴亞迹圓寂之徒相顧誓言我
等數人共承沙佛齊念塵僧由是稟紫氣於桂菀挺玉葉

於金枝分鸞鏢驅鳳駕休沐清河之上泛舟檝於巨川蹈
舞黃屋之下作棟梁乎大厦世上可覿於斯爲盛盛必有
衰古人所傳哀哉人世生也獨自以來死亦共誰而去歎
爾未知過隟俛仰無有是非若欲出火宅而登露地截三
有以歸一如者𢿘網多端不如三覺助道非一隨喜爲最
故命忠直之吏勤潔淨之僧將茲有限之財造彼無窮之
福於是取石名山伐木幽谷刋翠岌構紺宇庶幾標萬古
之景跡歷千秋而不雕所謂人能宏道豈虛言哉善逝遺
法付囑國家良有以也僕以狂簡無材忸怩有愧欲贊元

化輒錄短懷未淨一心之地詎升三學之堂冀將螢火之爝竊助明景之暉前識早計焉可以攦指求月剖卵責晨也哉惟願天池有涸願海無涯水旱燋浸碑銘固存然後汒汒有識蠢蠢含靈灌法水於神器長道牙於心田永出愛欲之泥齊登涅盤之岸云爾其詞曰

深哉覺海量等虛空無名無相寂寂融融就中最勝三學為宗心心傳祖言語難通初因佛起來詣溟東誰能神解則我禪公辭親捨室超出樊籠入山求道踰海尋蹤韜光被若策念成功師資每遇目擊相逢凝神壁觀獨步唐中

還歸日域引導羣蒙逗機應物授藥無窮茲緣已畢化彼
天宫遺形空谷脫影雲峯同聲輻湊擗踊摧胸慈光已滅
追戀何終有一真僧親承法要神會一如心藏衆妙非言
非默卽寂卽照出定暫憶偏哀淺識彩畫神影容儀不忒
更造浮圖再修功德萬古千年傳燈軌則金城鼎族紫府
親皇一心若海百谷爲王前修激發結願平章齊沾法雨
同遇佛光清河舟楫黃屋棟梁寰中所望以此爲昌儻來
若夢榮落無常涅槃逍遥何不貯糧勸僧潔行選士忠良
刻銘雕石卜地成堂山崩海竭此欲無央日居月諸茲文

久彰上從有闕二字至金剛四生蠢蠢三界汒汒飧禪悅食

飲解脫漿咸臻覺道速詣真場

吳武陵

武陵信州人元和初進士官太學博士出爲韶州刺史以

贓貶播州司戸參軍

上韓舍人行軍書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

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秉生殺之機制善

敗之畧獨在閤下閤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

子之心哉若曰我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宏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鬬則在下數行之語决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捽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葢萬一也脫不如旨

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益恐不盡願梗概其旨於閤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後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勑旨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結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

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紿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畧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入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掊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元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勲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

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賊不爲則已爲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閤下無事迫速愼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寛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尋當面策

上崔相公書

月日謹白書相公閤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已畧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爲恨耳武陵

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今者鎔鑄生人鼓鑽羣物九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賓胥無王子成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今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之畫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

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者乎主好晏遊正人其無蹵踘拔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諷諭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寇條貫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獗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壖可田運漕可罷相公豈獨遺此而優遊廊廟更以歲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旄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勳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胸臆姑為躊躇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武陵再拜

遺吳元濟書

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破亡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繁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穽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悖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函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卽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

太尉厭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斮其脛滑鉞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王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薄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狥樂壽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救人

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耶昔僕之師裴
道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很傲者盡滅河
湟之地復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元
宗之度罰無貸罪賞無遺功諸侯豢齊趙以穩其釁羣帥
築室厲兵進窺房蔡屯田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
右掖其幾何而不踣邪足下勿謂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
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嬰兒横
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若坐兼
爵命而保允嗣也足下苟能挺知已之烈莫若發一介籍

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且貳而伐服而捨寵辱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刳塹灌以流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誡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愎之人沒爲憂幽

之鬼何其痛哉

遺孟簡書

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雹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

諫賞易直

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

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戸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中之爲不可信卽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役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而增吏也

新開隱山記

入則維化出則寧物物寧而後志適乃有西垧之賞始一日命騎西出出門里餘得小山山下得伏流顧曰石秀水清葱葱乎其豁怪物耶乃釋騎蹈履北上四十步得石門左右劍立矍然若神物特之自石門西行二十步得北峒坦平如室室内清縹若繪積乳旁溜凝如壯士上負横石奮怒若活乘高西上有石牕麦牕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迴三步得石巖巖下有水泓然疑虬螭之所宅水色墨淥其濬三丈載舟千石舟上坐數十人羅絲竹歌舞飄然

若乘仙巖之南壁有石磴可列樂工十六人其東若畎澮石流去不知所止北壁半穴如懸門檻外容小舟出門有潭袤三十步潭有芰荷潭北十步得溪溪横五里徑二百步可以走方舟可以汎晝鷁淼然有江海趣魚龍瀺灂鷗鷺如養溪潭之間有地丈餘其色正赤歷石門東南越小嶺石林危嶠夾聳左右自嶺下十步得東巖自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濶三尺許淺沙若晝細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如薰籠其白擁雪自巖西南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盆二乳竇滴下可以酌飲又梯九級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

閒有水無源香甘自然可以飲數十人不竭還自石盆東北上又陟飛梯十二級得石堂足坐三十人乳穗駢垂擊之鏗然金玉聲堂閒有石方如棊局卽界之以弈脩然不知柯之爛矣自堂北出四步直西二筵南入小峽過峽得內峒東有石室妙如刻畫頂上方井弱翠輕淥便如藻繡自峒南下仰矚東崖有凝乳如樓如閣如人形如獸狀閻然不知造物者之所變化也自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爲梁曲折縈繞三百步遠日月所不能燭矣左右列炬而後敢進自渠直南抵絶壁斗下爲飛梯飛

梯九盤而後及水水北涯有石閣峭甚資以欄檻適可宴息水通魚船東出朝陽西隅黝墨方谷如鑿以石下投波聲響應山寒氣薄人往往畏恐自石閣還上絕壁西去十步又得小峒俯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鍾乳或垂或滴其極有石室正如禪庵多白蝙蝠出小峒北上二十步又得列石色猶西峒東西壁下有石數十枚其面砥平間有凹罅琴薦厥狀甚恠游人列坐蕭若冰霰其東有便房桁櫨栱梲枝撑環合猶國工之椎琢也峒北七步臨西石門石門西去三十九步得西峒峒深九十尺北崖有道可容一軌

時紅紫望之森然猶珊瑚瓊玖予又不知夫崑崙崆峒其名安取而勝茲籍戸五千其稅緡錢千萬於桂爲大俗獷人狡尤難於正寶歷元年正大夫有事罷渤海李湜以能賢補其闕浹時而俗咸變斯又以見吾宰之官人也明年春予使番禺湜因謁於亭予視其吏肅然視其亭修然無諠譁之異惟城無隍予勉之鑿曰諾惟門無臺予勉之修曰諾惟廨宇之傾圮予勉之葺曰諾其應響然如轉圜是其材不啻爲是縣邑矣思薦天下士以補其大小之任可爲滕薛舍是何稱遂書其垣曰陽朔攝令廳壁記以旌湜

勤縣在吳爲始安在隋而易之更二百年以前名氏予不得聞彼奇偉倜儻之難有若人也如此故記後之從政者可不儆哉

崔蠡

蠡字越卿元和五年進士文宗朝拜禮部侍郎轉戸部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等使歴平盧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

請停國忌行香奏

臣伏以國忌行香事不師古聖心求治動法典章臣頃於延英奏陳頗有釐革陛下令史官尋討起置無文昨日閤

中再求顧問雖因循未變亦無損于盛朝而除去不經冀流芳於異日

劾李聽疏

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揔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況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剋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於屠戮亂衆肆其奸凶失六郡於垂成固危巢於已

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浚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恡包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鎬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歷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嘗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狀夙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宏不寘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法

義激

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婦人傭以居者始來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於人及長聞父母逢歲饑不能育棄之塗故姓不自知視其貌常人也視其服又常人也歸主人居傭無有闕亦常傭居之婦人也旦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居且久又無有稱宗族故舊來訊問者故未自道終莫有知其實者焉凡爲左右前後隣者皆疑其爲他且窺見其飲食動息又與里中無有異唯是織紝緘縧婦人當工者皆不爲罕有得與言語者其色莊其氣顓莊顓之聲四馳雖里中男子狂而少壯者無敢侮居一歲懼人之大我異也

遂歸於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其云如對主人之詞觀其付夫之意似没身不敢貳者其夫自謂得妻也所付亦如婦人付之之意既生一子謂婦人所付愈固而不萌異慮是後則忽有所如往宵漏半而去未辨色來歸於再於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願去之以有其子子又乳也尚依違焉婦人前志不衰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得者及詰之乃舉先置人首於囊者撤其囊面如生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即卑下辭氣和貌怡色言且前曰我生於蜀長於蜀父爲蜀小吏有罪非死罪也法當笞遇在位而酷者陰以

非法繩之卒棄市當㓜力不任其心未果殺今長矣果殺之力符其心者也頋無駭又執其子曰爾漸長人心漸賤爾曰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其賤之非勇也不如殺而絶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巳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巳與其夫决既出戸望其疾如翼而飛云按蜀婦人求復父仇有年矣卒如心又殺其子捐其夫子不得為恩夫不得為累推之於孝斯孝巳推之於義斯義巳孝且義巳孝婦人也自國初到於今僅二百年忠義孝烈婦人女子其事能使千萬歲無以

過孝有高愍女庾義婦揚烈婦今蜀婦人宜與三婦人齒前以隴西李端言始異之作傳傳備博陵崔鑫又作文目其題曰義激將與端言共激諸義而感激者蜀婦人在長安凡三年來於貞元二十年嫁於二十一年去於元和初

韋慶復

慶復蘇州刺史應物子

鳳翔鼓角樓記

十月成樓記時也自聖人觀象立制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天下都邑大崇建之凡千乘之君其外者郛其內者

城郭之門所以苞納州聚城之門所以嚴護師長故諸侯
國多以內城門於中軍爲最近率皆樓於斯飾於斯建鼓
角於斯先是此府無內城無重門廳事之階才隱內屏㫌
門之次迫於通道大將軍鼓角置於郭宴然而安積有歲
矣今我江夏公七月下車首乎謀八月慮事鳩乎材九月
恩洽得乎衆十月勞農興乎役然後下令葺貿相土命毀
削舊宇坦平新途迴環翼張絢潔冰靜旣而版幹具畚築
興山虞納材梓人準繩雕琢切磨丁丁登登重楹疊戶霞
起雲蒸如翬斯升勢將騫騰如山斯層崔嵬淩兢君子曰

大哉斯樓之作上可以陳列鼙鼓下可以禁限中外近可以張皇斯衆遠可以戒勵大軍稽晷度不失於方中審山川乃得其面勢衆心多樂成之助工徒有悅使之勸非大君子淵慮宏謀則茲樓何從而興也或者以爲前之闕政公能補之愚則不然夫舉一事建一功不量其小大茍能迥拔人表獨得殊見則無非天假之才得之縱有賢方伯比肩於前欲責其人表之見無乃過歟然則斯樓曠之於前宜也成之於今亦宜也奚所謂稱補其闕哉樓成二日我公與護軍中貴人洎賓僚偕登而閱之慶復仰而歎曰

公之政教見於斯樓盡矣且棟之梁之小大攸宜材不遺也壁壘完堅圬塗縝密人不偷也繩墨修整苦窳不用法至行也丹雘鋪彩光輝燭人照至明也舉是署以福我境內之人德澤甚厚豈土木云乎哉元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記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十九目錄

蔣防

飛泳亭磨崖銘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

蔣防

防字子微義興人元和中官司封郎中知制誥進翰林學士出為汀州刺史

惜分陰賦 以光景難駐賢哲無怠為韻

君子自强惜分陰於短刻期碩學於縑緗念冉冉之特移非徒愛景惜依依之為戀足冀迴光每正中而圭表常懼滅於毫芒事且異於秉燭理寧同於息影祟樹在乎功名淹速繼於時景苟不競夫分寸亦何期乎悠永三冬未就

實有念於錙銖九仞將成顧無虧於俄頃當其南軒向晝北戶初寒微照悠悠揚而漸短斜暉晼晼而將殘分以惜焉豈少私而寡慾時之至也諒失易而得難及其躔次當留光華未暮宜草草以不息希曀曀而常駐出處無瑕故垂法於前賢往來不遑見遺履之莫顧旣目擊而眷眷亦心想而專專況志業之難就當清陰之屢遷莫不以日繫月以時繫年是宜向微秒而重矣何得在斯須而舍旃不然夏后何以爲聖陶公曷足稱賢於焉激切仰茲先哲彼分晷而莫駐此寸陰而靡輟不食不寢載勉於勞者之心以

遨以遊誠乖乎志士之節皎皎白駒若有若無雖長繩而莫縶於桑野長戈不能卻彼泉隅今則曖昧斯在瞬息不改宜乎陋韞石之騰輝輕尺璧之殊彩庶立功而立事故不懲而不怠

螢光照字賦 以能勵躬必大成爲韻

士有閱簡策尚專精恒俾夜而作晝每聚螢以襲明期照燭於無隱俟沉研而有成縹帙時開玉篆共丹輝並耀銀鈎下映繁星與片月俱生帷幌之際微明舒蔽或熠熠以光吐復離離而珠綴俯而察煥乎星科斗之文靜而覩烱

爾見雕蟲之藝諒依人以明道匪韜光以自衛居暗室者
懷我而載寢載興遇明時者假我而自強自勵用或因物
勤斯飭躬不晦乎風雨不翳乎昏蒙臨墨池則珠還合浦
映草聖則燎點寒叢誰謂向乎晦照簫籍兮無大無小誰
謂藏乎密隨晝夜兮無固無必金輝始徹疑清露之騰文
鳥跡旋分謂靈烏之就日可以窮永夕可以佐殘燈舍之
則其功不足用之則其道彌宏顧螢光之在照盍欲罷而
不能

政不忍欺賦以愛養人為本為韻

政之至也物全其眞德之至也信洽於人不矜不能彼則
先之於戒令無偏無黨我則獨寄於眞淳諒保政以自睦
乃去邪而得仁不然何以姦歸曲直從伸風俗優游而嚮
化草木條暢而和春者哉觀夫穆穆時和溫溫德廣漸之
以忠信紀之以刑賞奉聖日之貞明助南風之長養於以
任人而任德豈惟舉直而錯枉載星從事我且亦務其劬
勞鳴琴在堂我又不違其偃仰是知循名法者非鴻淳之
盛代施慘烈者異冬日之可愛茍和順以積中故信誠而
發內人知我所奚憂險易之爭政致平康詎假韋弦之佩

事無事爲無爲清淨而時惟昭泰簡易而人不驅馳物無欺兮彝倫式序政有經兮百度咸宜布和爲風而偃草降德爲澤而濡枝匪寬猛以取濟匪恩威而自施一德旁流齊是非於衆庶三無合則混情性於高卑豈不以酌元和叶誠悃遷善者斯焉而取斯懷慝者損之而又損君子謂是政也爲邦家之大本

不寶金玉賦以君子立身無利財賄爲韻

聖哲之人含道德以自貴遠瓌奇而不珍被褐所懷上恃慈儉以爲主作礪於用下推忠信以爲臣俾得各歸於其

璞庶將靡失於其眞異彼滿堂且由乎知足殊夫潤屋焉藉以發身慮知損而賈害比行妨而賤賄寧因衆口以鑠自絶匹夫之罪當令與土同價誰重一籯念其將石俱焚奚誇陸海塞淫奢之路彰廉潔之徒諒縱横而抵鵲豈鎔範以爲符抑好貨之心自家刑國秉不貪之志雖有若無顧毁櫝令則那念稱穴之可恥獻而辭也足愧彼宋人欲乃攫之誠書乎列子還兹積礫之内宜彼巖巒之隈類亞父之碎斗鄙昭王之築臺虛而盈將以禮義爲器藏諸用何須府庫之財靡近取於藍田詎遠求於林邑卻玲瓏兮

塵翳守清淨兮冰立或黃或白得之而必捐如錫如圭踐之而不拾空韞石以自晦孰披沙而强分若受欺於田父嗤胥賞於商君執固窮以去奢視同累塊喻至富於求學輕如浮雲於是國尚親仁民從棄利戒多藏於百貨思寡欲於萬類所攻惟善寧採之於荆山所揀惟賢任雨之於秦地

聚米爲山賦 以習知山川之險易爲韻

至精者米至大者山伊巧心之可化諒措手之非艱始聚之時雖未離乎掌握象成之後若可極於躋攀昔馬援以

炎徼未賓雄圖是急爰請兵以薄伐將越險而深入懼君意之未明陳地形之久習旣而辨襟帶分郡邑雖蠻貊千里亦可圖於寸睟岡巒萬重誠不過於數粒方高高而仰止巽㕢㕢而俯拾遠近忽其豆分東西俄而玉立寫載旣宣規摸罔僭雪峯競聳雲嶺交連初疑棲畝之糧尚班於地漸似如坻之庾欲峻於天笑覆簣之難進訝高陵之遽遷起自纖微有類積塵爲岳終非奇幻那同畫地成川且堅而不動者山之常遠而可識者人之智旣分銖於忖度得道路之險陂所謂喻大於微圖難於易事非同於積累

跡豈涉夫詐僞故得戶牖不窺要荒可知積廩於增麗因
陳而究奇縮地勢於撮土之間孰云見小備山形於握聚
之內何慮功虧近可得而立驗遠無勞於坐馳經營若神
不愧巨靈之跡融結隨意將符眞宰之窺至矣哉曲盡人
謀詳規地險非羣玉而玉彩爭光異落星而星芒亂點然
後師干可試隘害可期不假斗筲之算因成指畫之資念
彼愚公誰肯與其進也徵夫良將吾當學以聚之

隙塵賦 以不依光未難見微質爲韻

惟隙有輝惟塵是依微明散亂若動若飛殊向晦以宴息

類翹明而識機不逐大車寧發詩人之歎無昏廣陌詎緇遊子之衣覩乎杲杲初陽沉沉闇室纖光乍進爰委其質忽煙涵而霧貫每延風而寫日透綺帳而偏明曖丹楹而乍失不重乎金屋不貴乎華堂隨明則著在映而彰代皆擇其居我則不辭於處隙代皆異其志我則不厭乎和光似有情而聚散若任理以行藏漠漠如流翳白駒之逸影濛濛不息起清唱於雕梁惟深惟微于闔于闢來不可止去不可遏語其志也流形似競於分陰語其微也弱質已侔於毫末豈不以循其隙襲其輝洞幽房之朧朗龍跡牖

之霏微道或未行歎浮沉之異路時而後動任韜晦以同歸散漫迴環空濛蒨練謂鷗雞之乍覩疑野馬之潛見不爭隣女之光不雜寒階之螢故知委范甑者志有所未安慼孔顏者時有所未歡處沉冥而匪異辨疑似而愈難曷若因孤光而有託附流影而爲觀者哉所謂瞻而能彰處而能受望彈冠而自必騰清路而何不幸承命於光塵賦斯文而藉手

獸炭賦以朱火清耀昇爲韻

彼好奇者巧與之俱揉煨燼兮是謀是度象猛獸兮爲虎

爲貙將以輝爍殊觀熠燿洪爐腹翕赩以凝電口喊呀而奪朱曳尾垂頭似無心而暴物嘘煙吐燄若有齒而焚軀寓形兮必果徒搏兮莫可鋸牙鉤爪乍騰倚於寒灰偶目高眶載光芒於烈火所以暖虛室娛密坐稽其狀也成驚獸之雄雄求其類焉笑形鹽之瑣瑣其靜兮無營其動兮匪驚稍頓足以狠顧時迸裂以豺聲煜爚交光孰辨犬羊之鞹顒顒欲步似懷林野之情因炎上以委質殊檻中而狗生輝兮赫兮美其容之有焯不貪不暴嘉其身之中清無野心以見誚非內熱以自照恒虓虓而畜勇復煌煌而

引耀威而不猛謂馴擾於中堂攫而莫前疑跧踞於餘燎襲狐貉者對之而不驚被絺綌者向之而伏膺佐南薰之煦嫗卻北陸之嚴凝金釭近之而發彩玉壺鄰之而散冰髣髴枕藉爛晃依馮類火鼠兮炎邱是託比燭龍兮崑閬斯昇此制也不唯資於玩好抑亦彰夫伎能

鎮圭賦 以王者端拱四維鎮寧為韻依次用

天鎮四野君尊萬方取威重以馭物在秉持而有章叶和人神蓋先之於六瑞表正旒扆誠用之乎百王斯爲貴也寶之大者琢磨有耀溫潤無瑕天臨靜謐以我鎮壓乎寰

中帝德休明以我熠燿乎諸夏皓爾凝潔溫如可覿蘊五

德之符采寫四鎮之峯巒其色正其容端乃直乃方象名

山而守固不瑕不穢配王室以常安豈不貞姿有奉嘉名

天寵遠以視其凝命近以彰其端拱大而不瑑禮經匪尚

其文華執之不回聖人無離其輕重想夫始自良工成兹

國器端乎掌握撫寧天地邦有六瑞而圭列其初國有三

山而象包其四穆穆之儀是佐溫溫之德斯備所謂天子

是毗邦國是維雲虹發色冰雪成姿玉几臨朝承德音而

有裕金門曉闢布寬政而無私是知岱華恒衡之高自此

而增峻琳琅琬炎之美自此而發奇形抱素以呈妍聲含清而取振當照臨之際曾不掩瑜在韜韞之時寧忘作鎮所以朝九有接萬靈奇姿粲粲衆彩熒熒大禹成功垂芳於帝典吾君致理酌憲於國經故曰覲一圭之質見四鎮之形覲一夫之政見萬國之寧儒臣賦鎮圭之事敢大揚於王庭

姮娥奔月賦以一升天中永棄塵俗爲韻

昔姮娥服仙藥於俄頃指陰靈以馳騁嗟人世之如流覺天衢之何永於是竦身霄翥月凝冷振環鏘珮雜珠露

之珊珊雲帔花冠渡銀河之耿耿伊立志之有恒果躡景
而可憑出乎寥廓愛此清澄企予望之想蟾蜍之下視進
吾往也軼埃壒而上升且夫碧虛望而自致清質瞻而不
墜天迴而音塵已沒風落而芳馨微至往而不返誰謂與
子偕行仰之彌高孰云不我遐棄窈窕輕舉圓明映空遺
九族於脫屣冀孤輪之處躬獨往孤高若集瑤池之上潛
來煙霧如分紈扇之中迷晶皎亂曈融神明合柔德通想
泛金波詎假琴高之鯉將搖桂魄寧因禦寇之風冥冥晬
容規規皓質乘飛廉兮竦踴追望舒兮寥慄初疑妝以臨

鏡形影猶分終類氷之在壺輝華相失故得享年代之悠久與乾坤而齊一明明配日高高在天對陽烏之升降伴顴兔之昭宣滿時而玉貌和光難分皓皓虧處而娥眉共麗不辨娟娟炯若通輝超然絶俗想明眸而下鑒㙛玉鉤而傍燭閨中結恨感予於三五之時笛裏傳情聽我於關山之曲豈伊異人學道全眞湘波之妃洛浦之神曾不足繼其芳塵

草上之風賦 以君子之德風偃乎草爲韻

草綿綿兮擢穎含薰風發發兮乍靡而分其取象也散芳

馨於知己其爲義也合政令於人君豈惟動之而委順抑亦播之而有聞觀其徜徉代起激拂無已轉綠蕙而影亂時光汎青蘋而文横秋水浸淫翳薈振奮蘭芷颯然而動昔有遇於荆王泠爾斯來今不乘於列子翻翥轉蔵蕤在芃芃而可玩覩習習而無遺被以幽深諒有條而有暢布乎原隰誠長之而養之或徐或疾順天作則大以抑其滋蔓細以蕩其幽默分乎萬彙蓋吹萬以齊驅繫於一人誠晝一於同德不擇乎高下不棄乎幽業敷葉而重重偃翠翻花而灼灼駢紅連綿九野披靡千叢倚伏俟時小人

之心猶草衰榮不問君子之德如風莽耶平臯悠揚茂苑

風何草之不動草何風而不偃飄杜蘅而芳氣自遥歷蕭

艾而清聲漸遠是知風爲號令之類草爲衆庶之徒方以

俟其披拂固有適於榮枯立政則斯爲大矣騰芳而孰不

宜乎故觀其化者知神之造觀其風者知國之道將有宣

於八方故寓形於蔓草仲尼以之而取譬宋玉由斯而奮

藻雖異代而殊時竊敢攄於懷抱

轉蓬賦 以本根一斷隨風所之爲韻

彼茁者蓬其生苯蕁因驚風之動地遂離根而去本委順

而往冥愚夫之守株任運則行叶高人之嘉遯摧弱質絶
陳根始遲遲而徐轉俄忽忽而駿奔體以圓而疾質以弱
而存凌寒後彫雖有慙於松柏近秋俱敗亦無媿於蘭蓀
時也玉露爲霜金風應律歎芳菲而難久覩搖落之不一
初宛轉以孤翻漸邐迤而連出度平野而暫見映層皋而
還失徘徊未已同風葉之辭枝漂蕩不停甚水萍之委質
若乃慘澹雲晚悠揚日短歲云秋矣莖弱者先衰風以動
之根危者易斷徒觀其委地離披縈吹參差旣忘懷於近
遠寧繫跡於高卑觸物何情類虛舟而自汎善行無跡於

野馬而相隨豈不以生無固蔕轉有長風象車輪未始有極如循環莫知所終遊子感而忘歸歎飄居陌上小人見而懷土憶生在麻中矧夫依物暫停遇風復舉乍飄揚以歴亂或迴旋而容與青蘋之末不起聊可以躊躇黃埃之中自飛孰知其處所客有因時結念寓物屬詞觀其衰兮懼老將至矣覩其轉也嗟行靡不之撫懷抱起心有之誠驚鬢髮增首如之悲儻陽春之可待亦何恨飄飄於此時

登天壇山望海日初出賦（以題為韻）

山有極天崇崒冠羣嶽而首出下壓溟渤之碕岸平視扶

桑之初日天光海上曈曈而曉色已分人代夢中促促而寒更未畢客有愛此早景登茲崇山候東方之昏黑據中頂之孱顏俄而陽開陰閉翕艴迴還曳晨光於莽蒼之外走狂電於溟濛之間高燄忽興瀾汗而洪濤血赤半規猶隱洪形而青帝朱殷及其旋轉將昇睢盱萬狀散五彩而錦章已出照三山而鼎足相向杲杲茲始規規滿望火輪上碾燒碧落之氛埃金汁下融躍洪爐之波浪觀夫巨浸無際踆烏上搏萬象昭著二儀霍寛鶩魚龍之蟄銷昧谷之寒散入圃畦想葵藿之俱靡稍分林嶺見木石之同壇

獨立嵯峩曠瞻晷度躔次一道暉華四布赫曦而六合貞明吞納而百川奔赴不假濬沖之目盡見元虛之賦赫奕昭宣層巖之巔赤玉之盤燭地黃金之鏡帖天海若奪魄羲和振鞭溼光而長波初沃暖氣而抓峯最先美潤呈祥重光賦彩帶環抱之珥照不波之海陰火之微茫已沉土圭之盈縮屢改則知大明之麗天兮可捧而昇高山之橫空兮作鎮不崩儻躋攀之有路願覿光而一登

湘妃泣竹賦

昔帝舜之南巡不迴翳二妃兮心傷已摧對三湘之遥兮

顥爾凝素稽如夕張因潔朗以旁徹遂虛明而內彰繇是以洞篇翰鑒毫芒委六出之姿喜乘時而瑞聖就三冬之業期利用之觀光況復素軸增輝經紗閎彩擇居中之茫昧致藏用之所在霏微兮太素初分晃朗兮窮陰旣改映草元之客類姑射之神仙隱談天之人疑胚渾之眞宰凜凜寒色融融墓幃縑緗叢耀簡牒連輝朣朧而微月將入羃歷而輕風乍霏故得百代旁窺萬流仰鏡稽古昔賢興詠動鉛管而有助含章對鶴書而無非浴淨蓋以啟其幽默不獨事其韜映契莊周之理虛白自生徵大禹之文光

陰是競俾夫夕可以忘寐牖可以罷窺煥乎而不藏於密
昭然而蓋取諸離清熒兮寒氣方壯髣髴兮晴雲欲披澄
筆海之波瀾皆爲練色耀書林之杞梓盡作瓊枝是能燭
前輙彰往哲時覩謝賦想墀廡之縈盈載覩曹詩歎蜉蝣
之掘閱詳夫理同委照處異在陰比然膏之功益簡助繁
日之務逾深必將脩詞以進德實勤考古以覲今所謂用
晦而彰韜光有睹袪絳紗之閟邃發素王之牖戸期潔白
以無虧庶研精乎千古

黃雲捧日賦以黃雲捧日佳氣充塞爲韻

吾君朝黄圖坐甲乙履元吉覩慶雲之飛來暈長空以夾日日明而麗雲潤而黄隨輪已入乎青陸抱影長依於正陽磅礴不散氛氲呈祥暖萬物則草木春色涵一氣則天地黄光推而言之則君爲日臣爲雲君非臣則股肱斯廢雲非日則光耀難分故上下同體表裏成文樓形遥景于東户葉影潛扇於南薰由教有所至朝無可昏是日王三朝蘧五緯杲杲然無幽不燭飄飄然何遠不暨白主喪氛黑爲兵氣將閉陽和動令人畏又奚能勢均抱戴色不嚴毅似龍虎之宛轉傍楹檐之髣髴是日也風不霾時正佳

雲日輪盛光陰克諧入房焉可以擬議于呂何足以爲懷
帶慶雲而共美與淑氣而同儕天有日兮晨光重日有珥
兮黃雲捧亦如東海大而百川朝北辰高而衆星拱雲初
繚繞日亦曈曨合三光而爲一混五色而居中於是彰國
祚表年豐應履端之時令識來事之般充察天象兮陽烏
奮翼稽瑞圖兮人望允塞使無階而可乘敢不懋於帝力

夢捧日賦以神遇輝燭兆發嘉祥爲韻

靈降嘉夢天垂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
神而遇闇而章息沖澹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晙

曖而彌光倏爾疑升瞰兮下燭曈曨甘寢之所恍惚胃泉之曲撫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昏旭想夫卑高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光芒景附肘腋輝爍襟懷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璧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袪未寤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肹蠁陰隲指掌陽輝戴營魄而虛無默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上越埃壒中

歘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靈而非遐神不昧燭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袛席承奉光華高眂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荀令之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感通知葵藿之誠不小

舜琴歌南風賦

昔在帝舜昭融車書混同當中而方軍睿化彈琴而遂奏薰風將令煦嫗之恩被于天下欲使和平之道均彼寰中

欽若鴻猷康哉上聖修柴望而巡四岳在璇璣而齊七政
彝倫攸敘八元用而八凱登庶績咸熙四目明而四聰正
是何茂育生民時移化淳豈不以道有所漸功有所因始
頒瑞於羣后俄舞干於七旬然後端拱無事垂衣守眞奏
五絃之樂陶萬化之鈞所以厚風俗和神人正父子明君
臣三才所以乂百姓所以親故其歌曰南風之薰以阜吾
之民且夫角之音兮和而治商之音兮廉而恥徵之音兮
正而始皆可以敘九功康百揆琴之聲兮旣若此歌之聲
兮復如彼然則五音之配在宮爲君八風之德在南曰薰

南者庶類之所滋盛藁者萬物之所氤氳動乎中形於外播於樂聲成文是知盡善之樂非聖人兮孰作移風之和助元功之匪訛且異軒皇但奏雲門之曲寧同漢后唯陳猛士之歌今我后運叶興王公符象帝脩夔氏之韶樂執眞元之左契故得淑氣四統妖雰遠霽洋洋聖謨豈遜于有虞之際

任公子釣魚賦有序

昔任公子釣魚經年不獲及其獲也眾人饜之公孫宏十上不遇及其遇也帝王任之固知餌大則魚大功高則祿

厚魚也人也何酷似乎感其義以作賦曰

千載崇崇我聞任公獨坐會稽之上垂釣東海之中海之廣兮混然飛流魚之大兮逾矣難儔所謂之魚三千餘里何以爲餌五十其牛其釣兮星霜已周日居月諸兮吞此大鉤吞鉤之時其勢迴互覺巨絙之緊急驚白波以鼓怒攪大海簸高濤業三山憚羣鼇及夫道盡途殫繩窮勢蹙突兀出水蹉跎望陸一岸山横半天雲矗巨鱗既已傾海水亦以清吞舟之害平若乃飛鸞刀以撞突泉爲膏兮岳爲骨剝鱗上之重錦抉眼中之明月由河之北達於東溟

萬民饜飫三年羶腥向時兮刻意臨川勞神有年舟人不顧漁子悠然坐石滑兮積苔蘚蒼葭變兮老雲煙今日兮投竿瞬息以肉爲食豫且氣懾詹何失色契我心者臧丈人適我願者龍伯國釣道既爾人亦如此孫宏未遇買臣家貧海上牧豕江邊負薪常以雲霄自致燕雀時人受侮不少守志彌眞終逢挺拔俱爲漢臣典郡則還鄉衣錦作相而開閤迎賓則知餌大者魚大道肥者祿肥獲大則喜雖晩何悲魚之與人殊途而同歸

呂望釣玉璜賦以道濟天下神符告休爲韻

昔太公之未遇也隱於渭之濵釣於渭之津坐磻石而不易其摻垂直鉤而不撓其神波萬重而我心惟一歲三周而吾道方申既而寒潭曉霽莫不遺乎巨細兀忘形而有待引經綸而不替期陰騭以旁行忽冥符而下濟於是拔深泉激細漣振錦鱗而雲霞煥若獲玉璜而篆籀昭然皎皎霜淨亭亭月懸表蒼兕之期功鄰造化騰白虹之氣理契先天所以耀川靈所以誇漁者徘徊自適憤惋俱寫臨清流而素彩熒煌昭白日而祥光上下公乃起川隅懷寶符竭昂志氣振奮泥塗捧抵鵲之容彌彰潔白入飛熊之

兆寧掩瑕琦衆皆釣其名我則釣其道衆皆釣其魚我則釣其實故知神全者不辭於貧賤志大者不歎於枯槁皤皤兮白髮浞浞兮清流其來也釣於周所謂遲良謀擁神休豈芳餌而能獲匪嘉魚而足求異和氏之功疵瑕受戮賤詹何之術溪澗空投然則道感其誠德亦有報天以我爲忠告客有悅其性者莫不望茲川而高蹈

授李鄘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凝成庶政必屬於長材經制四方是資於碩望況參酌理本燮和化源苟非傑賢孰允斯任爰立舊德將諧具

贍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鄘性惟直方器本宏固冲敏足以成務通明可以質疑懷匡主之忠規蘊經邦之遠略歷居雄鎮累服大寮臺閣藩方動留成式資爲重望綽有餘材必能翼宣鴻猷導迎嘉祉是用徵拜陟于黃樞竭爾訏謨司我號令法期畫一俗俾康寧寅亮庶工屬在良弼可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賜如故

授柳公綽襄州節度使制

門下江漢之間襟帶之重歷考前載咸稱上游濱七澤之川源爲一方之都會撫封命帥匪易其人朕所以屬意忠賢達於寤寐思宏至理暢合元元是用選茲廉平付以疆土允叶僉議肅歸至公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相柳公綽儒門令緒文苑宏才器含剛堅質抱沉厚臨事有斷能泉挺霜雪之鋒處身無瑕大寶蘊雲虹之氣間者擢居臺閣累守方隅長沙流易簡之風鄂渚肅鼓鼙之令及典司饋運牧長京畿銓綜庶官紀綱百度咸能舉其典則奉以

周旋顧惟公忠朕所嘉尚今乃命爾仗茲旌旄鎮峴首之
城池撫襄陽之耆舊於戲昔羊叔子以寬厚宏其化杜征
南以文雅播其猷人到於今往往稱歎勉爾終始嗣乎風
流罔俾二臣獨輝專美霜臺峻秩入部榮班載光超擢之
恩式崇連帥之拜服我嘉尚爾其欽哉可檢校戶部尚書
襄州山南東道節度等使

吏部議

議曰吏部擇才用之地職在辨九流之清濁擇四科之邪
正推忠良而進英傑舉廉直而黜不職夫天生萬民樹之

以元后元后不能以獨任故委之以羣吏羣吏不能以自達故繫之以選部選部者風化之本源人倫之砥礪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哲與惠其選部之志歟所謂羣吏者君之耳目君以衆耳聽天下之哀樂則無遠不聞矣君以衆目視天下之得失則無遠不見矣若以耳不爲君之聰目不爲君之明非羣吏之過抑亦選部之過其故何也背輪轅之用雜賢愚之跡以至於此也夫聖人求賢良而授之政事非徒貴賢良之德義蓋重元元之性命也今之有司罕通其意每歲調天下之士但考其書判據

其資格為之品第授之祿秩先訪私家利便次論俸錢之厚薄多士盈庭而自售若眾賈之徙市焉豈銓綜人物品藻英髦之所在也是以天下百姓未臻於和樂者職此之由矣夫以一鏡之明而照天下之形者固難盡其妍媸以一衡之平而稱天下之輕重者固難定其毫釐矣今每歲選人請委州府長史先研其跡行次考其渝濫曾理務者以恪勤廉慎為一科處邱園者以孝悌貞良為一科著此二科然後申送主司按其詞而閱其材材與行必良則試之以理要可觀則從而祿之其郡府長史當校其殊考若

材行相反朋黨相資則從而黜之其郡府長史亦書以下考材如此則天下之共公於選吏吏部郎亦不敢私於天下矣俾夫人顧行行顧材材顧祿祿無虛授人無苟得廉恥之化行貪競之風息矣恭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猶是非可辨賢愚可驗況用天下之目乎況用天下之手乎率是道而寮寀不得其人風俗不致和平者未之有也謹議

兵部議

議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來尚矣仲尼有云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用仁義爲之本籌畧爲之次果敢爲之末故

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所謂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蓋有自矣今之有司不曾端其本而徒襲其末取天下之士以懸的布埒爲之標準捨矢之中否跨馬之遲速以貌第其人升降其秩豈暇全武之七德射之五善者歟及國家有邊境之虞則被之以甲胄授之以弓矢驅以就役當數倍之師不能屠名城克强敵者何也在司武之不經擇士之無本矣孫吴者兵家之首足不可不行也今孫吴之術卷

而不張徒以干戈爲擇士之器何異夫無首而冠無足而履哉今請天下應兵部舉選者各習兵書一藝然後試以弓矢優其武弁所謂智勇兼資材畧並運仁義之師復行於湯武之伐豈惟式遏寇虐震恒戎虜者哉謹議

汨羅廟記

噫日月明而忠賢生日月翳而忠賢斃明翳其天耶非耶其數耶非耶將適然耶非耶且自昔抱大忠而生抱大忠而死者亦何可勝言雖天傾地揺山拆川竭猶可得而評論焉及至軒轅氏之天以道爲日月無明翳之變故風后

力牧得適其材焉帝堯氏之天以德爲日月無生斃之數故羲和氏百工之徒得信其用焉帝舜氏之天以仁爲日月無虧盈之節故十六族得宏其理焉大禹氏之天以公爲日月無氛霾之蔽故皋陶稷卨之臣得專其任焉殷湯氏之天以信爲日月不皦不昧故伊尹得符其志焉文王氏之天以心爲日月無薄蝕之變故周召之倫得張其化焉我大唐氏之天以政爲日月故房杜魏徵得盡其訏謨焉其餘上自列國下逮周隋或以耳目爲日月或以左右爲日月一明一翳非天之所爲也非地之所爲也故萇宏

辟伍員梟范蠡醢晉連去徐衍負石三閭懷沙良可痛哉然三閭者以大忠而揭大文沉吟楚澤哀鬱自贊爰與褒貶六經同風至宋玉景差皆弟子也況吾黨哉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抵湘陰歇帆西渚邑宰馬摶謂予曰三閭之墳有碑無文豈前賢缺歟又曰俗以三閭投汨水而殞所葬者招魂也常所惑焉按圖經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則爲大水也古之與今其汨不甚異也又楚人惜三閭之才閔三閭之死舟馳檝驟至今爲俗安有尋常之水而失其遺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懷沙哉但以楚詞有

大小招魂後人憑而穿鑿不足徵也愚則以爲三閭魂歸於泉尸歸於墳靈歸於祠爲其實郡守東海徐希仁洎馬摶以予常學古道熟君臣至理之義請述始終符契以廣忠賢之業云於戲後代知予者以此罪予者以此文曰屈碑立兮讒人泣兮屈碑推兮讒人咍兮碑兮碑兮汨之隈兮天高地濶孤魂魄兮

飛泳亭磨崖銘

剪流爲池軋崖爲龍或泳或流逍遥其中何必龍門十躓一通何必滄溟白浪長風此水不竭此崖無窮

連州靜福山廖先生碑銘并序

沖先生名也清虛先生字也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國常侍先生官也靜福山先生家也於戲先生之名玉堂金簡之名矣先生之官詞林學府之官矣先生之家紅霞丹景之家矣至若鶴骨松貌泉渟谷虛寓形人間天地無累與夫青童君扶桑公陶隱居張天師遥爲師友矣以梁中大通三年家此山陳光大二年去此山春秋九十七門人邑子無以知其蹤但徘徊醮壇泣對香火而已長慶末余自尚書司封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得罪出守臨汀尋改

此郡慕先生至道登先生舊山捫蘿撥雲瞻仰不足稽首巖戸强爲之銘曰

元都丈人大道之師靜福先生從而學之仙書無文仙語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猛虎我策長蛇我持放情逍遥古今爲誰華表白鶴千年一歸不知先生此會何時瞻望雲路人間後期